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九

太倉顧夢麟集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陳

一之十二、

陳○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太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

舜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疏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嬀耳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黄帝堯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幷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黄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為三恪、杞宋別為二王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簡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語稱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無名山大澤、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

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隸說字變耳、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栩之下、是有太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書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稱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

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

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正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公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爾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

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説云、誘以好女而殺之、衆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蘇傳陳之變風○出於大姬○益列國之風○皆有所由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固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嚴緝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
於秦矣之也

大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
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常字焰下無之無更）
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范緝補傳曰宛丘自爲地名

大全濮氏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值持也○

大全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春詩世學户古切○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

蘇傳缶、盎、

嚴緝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嗚呼、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嘗爲藺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烏、缻缶音同、

通解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於豐、徒衆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焉而於宛丘。鼓焉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罪。

麟按魯詩世學。缶。叶方老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裴佪翩翻之義○

嚴緝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斛按此注云枌白榆也○蓋信唐風謂榆為白枌者非是○下○亦叶後五反○與前篇同○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疏義 穀旦者、旦善也、猶今言吉日爾、○

呂記鄭氏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說通 市如河北所謂躍集、廣中所謂趁虛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麟按 集傳差七何反、麻謨婆反、與娑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之、

石經南方之原作宛丘之坂○蓺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又言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悅慕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尚、故以相遺、

【說通】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手授○也○

大全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

上、連棲甚密、有類蟻聚、故爾雅名蚍蜉、○觧按邁集傳力制反○與逝叶○衆邁云者焰詩柄聚會二字爲訓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大全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

玩樂而忘飢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通解按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嚴緝鲂鳊也、鳊、音邊、陸璣曰、今伊雒濟潁鲂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山陰陸氏曰、鲂今之青鳊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鳊、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鲂魚、一曰鳊魚、鲂、方也、鳊、褊也、里語曰、雒鯉伊鲂、貴於牛羊、言雒以渾宜鯉、伊以清淺宜鲂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鲂河之鯉○

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輯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疏義此與衛風考槃相似、

輯錄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二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

實是比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

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疏義語相應

麟按臆訓解○當是邂逅之義○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俗言會心之說也○麻亦叶韻○叶及與前同○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漚麻○可與晤歌者○麟曰○易之○之○謂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大全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荊揚閒一歲三收、剝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裹韌以織布、

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古義、何玄子先生近著世本古義也、然是書麟以壬午中夏始獲見、輯本已至十七、刻本至八矣、故自九卷以下始稍增入、十八卷以下始得纂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大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譬也。

麟按此交午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疏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晳晳、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〇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另轉）知之、猶不自改、則（此則字衍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猶有懼人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

識而有改也。今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興也。鴞鵂、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孔疏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

大全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鵬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陸氏曰、今謂之鵂鶹、亦曰怪鴟、

麟按集傳訊息悴反、與萃叶、予寅女反、與顚叶、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

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疏義 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大全 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通解 今北人猶呼欺誑為侜、

六帖 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去。

古義 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

侜枝故高而不危也邛為丘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苕草名與苕之華之苕不同

麟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即巢於防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孔疏李巡曰廟中路名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瓴甋一名甓郭璞曰瓴甋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

甓[illegible]中唐、猶言唐中、

○大全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六帖中唐有甓、人罕識之、則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厭之、則成其文、

古義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字義訓大、說文以唐為大言、○周禮亦以唐亏為大亏、是也、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堦前、若今令辟裓也、分

其脊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蓋令辟即覺也、褫其道也、中央為督、
峻其督、所以去水、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方轉）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又轉）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呂記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嚴緝錢氏曰、默憂也○

說通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既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麟按此篇以第一句興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悄也、

呂記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麟按集傳。懰。叶朗老反。受。叶時倒反。慅。七老反。詩緝音草也。

○月出炤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呂記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龢按集傳。慘。當作懆。七弔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

言也。歛以從其于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疏微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

說通胡爲株林。株林問之之辭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匯通株林從夏南。微詞也。

麟按集傳兩南字並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大全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疏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大全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孼嬖徵舒既弑靈公○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
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楚既伐陳莊王
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
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
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
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
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子○子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子靈○巫臣字子靈○子貉皆鄭靈公字○姚寬云○徵舒行惡逆○
姬當四十餘歲○乃春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
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
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
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
初○有晉定之謗曰○夏姬得道○鷄皮三少○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孔疏]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

[嚴緝]斯干下莞上簟○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

[疏義]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爲興○

[六帖]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

寤寐無爲○而涕泗爲之滂沱也○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按」此詩興亦至四句上○叔趣說最○是○依但叔似言○蒲○與○荷○美○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人○不○如○物○意○爲○反○興○亦○妙○ ○古義、名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卷、鬒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

「辨録」悒悒、不安也、又憂也、

「說通」秦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孔疏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若知薏是也、

麟按集傳○○枕叶知險反○古義云○猿韻○○徐鍇云、菡猶含也、未吐之意、陸璣云、未發爲菡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

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道解 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

檜

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鄶、王曰、周武王封之於檜維河潁之

鄶、為檜子、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

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滎陽
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
居溱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
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
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芊
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
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
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
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

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繼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

既絶、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

○○○○○○○

大全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維、其浸波溠、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蘇傳」檜君好盛服。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

「嚴緝」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

「增釋」盱黎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麟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故注疏以為當黃衣以裼。為蜡祭之服。不當以朝也。子由始以為是狐白。而朱傳從之。然則明言是朝天子之服。余於終南。稍擬從禮書。況言諸侯之服者。非矣。且是編專主從朱。有異同者。亦非所安也。但狐白普人最貴。於禮。止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侯。未。有。除。在天子朝。之。外。即不。一。衣者。袒。裼。又。云。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道。遙。翱。翔。為。可。憂。即。詩。亦。但。措。其。好。飾。不。貴。其喻。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益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强

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絕、豈不哀哉、

六帖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焉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傳傳、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嚴緝 素冠。縞冠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

輯錄 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大全 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

之以隸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獨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通解此本無詩柄據朱子注意定為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不得故作此詩○冀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慱慱句緊承冀見之心來

說通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

麟按毛傳以素冠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依鄭說東萊卻從毛解○鄭康成曰大祥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

遽用吉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于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孔琛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

云練衣黄裏縓緣葛要絰繩屨角瑱麻衣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冕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嚴緝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儀禮注斬

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當心、季實之曰、衰綴於衣、因統名衣為衰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人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慱○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通解此詩不言衰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韠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辭按集傳○結○叶訖力反○魯詩世學經一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

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
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
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
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麟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月、以吉
禮祭也、二十七月而除、然必又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樂
樂嫁娶、復仕於朝、世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故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古義、方弘靜云、三年之喪其不貳

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愛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明王不興、道德不一、風
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
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
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
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
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許理○○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

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大全陸氏曰、萇楚、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花紫赤色○子細如棗核○不能爲樹○

辭按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發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六帖徐士彰曰、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極痛之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嚴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震轍之虞迴首曰顧目視曰瞻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孔疏李巡曰回風旋風也

辭掇集傳飄嘌俱叶匹妙反古義云爾韻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

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釋文」亨、煮也、溉、本又作摡、鬵、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孔疏大宗伯云、祀大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滌之名、

「嚴緝」陳氏曰、懷安也。今曰、好音猶好語也。

「六帖」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說通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情耳。檜亾。於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檜鄰周之東。故曰西歸。

古義孔云、檜在榮陽周鄶豐鎬○事享同字本進饗之義故又
借爲饗物之名、後人加火字于享下、非古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大全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
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爲之憂傷、閔有歸周之人、則爲之歎慕慇
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
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發之

頌。共德之因。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孔疏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

一年、亂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彖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世家又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宮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彊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

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傳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

大全曹州、今改爲曹縣、隷山東兗州府、

麟按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太姒第十子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

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忽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致也

大[illegible]曰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莫殞有浮游之意故曰蜉蝣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忽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語

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爲○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與體也○

麟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螽○斯○宜○爾○爾○字○一○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古義云○職韻○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蘇傳 掘閱、掘地解閱也、

呂記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嚴緝 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大全 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 掘閱、當依說文、作堀閱為正、堀、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所云堀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旁誤手者、如埽坼之類、并同此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麟按 古人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棉布也○木

棉自後代始入中國耳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衣服始用麻也觀玉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為鮮潔集傳說叶輸藝反論語注麻冕緇布冠也古人始冠皆用之謂之加布蓋加麻耳然則此云麻衣猶布衣之謂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氏傳云吉服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

服之解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夏官序云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侯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侯人亦應是士身荷戈祋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也○天子侯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侯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

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考工記廬人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祋字從殳、故知祋為殳也、桓二年左傳云、袞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祀、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數之

言蔽也、緼、赤黃之間色、珩、珮玉之珩也、黑爲之黝、青爲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

【嚴緝】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黼黻之黻從黹○

【通解】興意取候人宜於所從○小人不宜於所服○相反○爲興○

麟按舊說相仍如此、而疏義本謂當作賦也、不知何據○禮書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韍○所謂一命緼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聘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

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與○亏○粤○反子○

孔疏、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陸璣疏云、形似鶚

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

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

共食之○故曰淘河○

麟按此詩自毛鄭歐蘇以下○說各不同○然不如聚岡講意云○鵜

水鳥不宜在梁○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宜在位○今在位○

則不稱其服矣。較爲簡徑。下章放此。集傳服亦叶蒲北反。與上篇同。○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沉水。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韡按寵當屬君。通解頗謬。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安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

辯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補出正意為蘊藉

候人四章章四句、

辯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

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〇詩人美君子
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
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
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
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疏義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
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
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徹暢常

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

麟按各章興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亦叶訖力反與素冠同

○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另轉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氏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弔事弁絰服、知此是皮弁者、以常弁冠弁弁絰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蘇傳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無

不如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呂記李氏曰。若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嚴緝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于無常處。而毋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

踈義愍被毋常不移。見鳲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

○鳲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皆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六帖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義

麟樵禮書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焉飾以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緣下諸侯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

紒韠廣長○與天子同○ ○韠○猶冠裳之韠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韠○則竟帶之身韠之○大夫韠其垂○士韠其下端二寸而已○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終韠則所積者備○韠垂韠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 ○古義、素○褧絅也○鄭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為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萩起、故宜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綦也、一云、蒼艾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騏、然則騏綦古蓋通用、綦亦帛之蒼艾色者、解見說文、

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䟽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爾。非必感彼應之謂。蓋我之儀足以為人則。正也。

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說通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避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胡不萬年○言其必萬年也○亦見有常業○

鳲鳩四章章六句、

洌

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孔疏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通解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嘆我之於周京有相悲之意

麟按既比而又謂之興者首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二句俱另是一意集傳京叶居良反古義云陽韵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孔疏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麟按集傳蕭叶疎鳩反古義云尤韵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此只是說興解比意未備）

疏義前三章則哀類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通解此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芃芃黍苗由陰雨以膏之此其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若興意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

句講末挽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卻將首二句貼正意說明。而因咏嘆其詞。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后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空領乱意旨。更勿向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將比懷我二句中含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鴇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古義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後人去邑

為荀、今按郇侯本文王子、左傳富辰謂畢原酆郇文之昭、是也、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以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

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化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晞嘆想慕之而已

麟按詩地理攷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

無伯也〇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匪風繼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跡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强盛魏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畧也

詩經說約卷九終